

宁静的爱尔兰，
泣诉着一起惊心动魄的变童命案……

[爱尔兰]简·凯西 / 著
董宇虹 / 译

THE MISSING

查理失踪历

Jane Casey

重庆出版集团  重庆出版社

查理失踪历

(爱尔兰) 简·凯西 著

董宇虹 译



重庆出版社



重庆出版社

版贸核渝字(2012)第178号

THE MISSING by Jane Casey

Copyright © Jane Casey 2010

Simplified Chinese Translation copyright © 2013, by Chongqing Publishing House.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查理失踪历/(爱尔兰)凯西著;董宇虹译.一影印本.一重庆:重庆出版社,2013.4
ISBN 978-7-229-06297-2

I. ①查… II. ①凯… ②董… III. ①推理小说—爱尔兰—现代 IV. ①1562.4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3)第025286号

查理失踪历

CHA LI SHI ZONG LI

(爱尔兰)凯西 著 董宇虹 译

出版人:罗小卫

特约策划:路佳瑄 蔺瑶

特约编辑:刘萍 李梅

责任编辑:刘嘉 李梅

责任校对:夏宇

装帧设计:韩捷



重庆出版集团 出版
重庆出版社

重庆长江二路205号 邮政编码:400060 <http://www.cqph.com>

重庆升光电力印务有限公司印刷

重庆出版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发行

E-MAIL: fxchu@cqph.com 邮购电话:023-68809452



重庆出版社天猫旗舰店
cqpbs.tmall.com

全国新华书店经销

开本:890mm×1240mm 1/32 印张:9.75 字数:313千

2013年4月第1版 2013年4月第1次印刷

ISBN 978-7-229-06297-2

定价:32.00元

如有印装质量问题,请向本集团图书发行有限公司调换:023-68706683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谨以此书，献给我心爱的父亲和母亲。

那些被鬼魂缠绕的房子啊，最是静寂。

直到恶魔苏醒之时。

——约翰·韦伯斯特，《玛尔菲公爵夫人》^①

^① 《玛尔菲公爵夫人》： *The Duchess of Malfi*，英国戏剧，作者是与莎士比亚同年代的著名剧作家约翰·韦伯斯特（John Webster）。

有些事，我记忆犹新；其他的，就有点模糊了。多年以来，记不太清楚的部分逐渐被我忘却，以至于，我已经无法分辨哪些是真相，哪些是虚构。然而，在我的印象中，它就是这样开始的。

我想，这就是事情的经过。

我已经尽力了。

目 录

1992年 | 1

有脚步声穿过草地向我走来，是查理。“告诉妈妈，我很快回来。”

第1章 | 3

近看起来，她的肤色苍白中透着蓝气，指甲跟陈旧瘀伤一样呈灰紫色。不用碰她，我也知道她早就没救了。

1992年 失踪三小时 | 17

厨房里那个闹钟的指针已经转了一圈，查理还是杳无踪影。我开始害怕了。

第2章 | 19

这是一个漫长、奇特而紧张的夜晚，心中感到不安并不奇怪。

1992年 失踪六小时 | 33

自从妈妈意识到查理失踪之后，他们一整晚都在用那种眼神看我。

第3章 | 35

我们已经从验尸官那里得到报告，詹妮·舍普赫德是在昨天的某个时间里淹死的。

1992年 失踪八小时 | 50

我不想再回答任何问题。我惹上了麻烦。是查理害的，我恨他。

第4章 | 52

他只是个朋友。詹妮喜欢的是那个男孩的哥哥。

1992年 失踪三天 | 63

我第一次明白到，自己永远无法安慰她，永远无法哄她开心。

第5章 | 66

莎拉……关于这件案子，答应我，你要小心。答应我，你不会卷入调查。

1992年 失踪两周 | 82

他们不愿意相信，我睡着了，没有问查理要去哪里。

第6章 | 86

想到他的手曾经那样贴在自己的身上，我的双颊滚烫起来，顿时觉得身上很脏。

1992年 失踪四周 | 95

这是妈妈第一次当着我的面喝酒，喝呀喝，旁若无人，仿佛我根本就不存在。

第7章 | 98

詹妮死前有没有祈祷，她的祈祷有没有到达天听？

1992年 失踪六周 | 111

自从查理失踪，生活变得空虚而阴郁。我怀念学校的日程和乐趣。我想念朋友们。

第8章 | 113

我认得那只落在我手上的手：圆胖、苍白，是正在追查重大新闻的王牌记者卡罗尔·沙普利。

1992年 失踪七周 | 126

我认出了他，是查理最好的朋友丹尼。那一刻，丹尼就像我的守护天使。

第9章 | 129

我不觉得自己很脆弱。我只觉得累。我要睡觉了，杰夫。请不要在外面逗留太久。

1992年 失踪三个月 | 142

我看着车和人，努力屏蔽妈妈的哭声。那是世界上最悲伤的声音。

第10章 | 146

我只知道，我从一开始就在尽力合作。我不知道杰夫为什么会挨打、詹妮为什么会被杀。

1993年 失踪十个月 | 158

五个深红色的半月形指甲印，是妈妈的指甲扎进我的肉里留下的。她不爱我，我再次令她失望。

第11章 | 161

尽管他表面上对我是这么地亲切友善，但他那双冰冷的蓝眼睛里，没有信任。

1994年 失踪一年零八个月 | 176

总有一天，你会明白，你的父亲造成我造成了很多伤害，即使那些伤口你看不见。

第12章 | 179

我在怀念一个根本不存在的家，渴望一个根本不认识的母亲。我，只有自己一个人。

1996年 失踪四年 | 194

她需要你，莎拉。你可能看来不来，但她非常爱你。我不想那样抛弃她。那不公平。

第13章 | 197

我相信这是一个错误。我跟詹妮的死毫无关系。我跟那座房子里发生的事情毫无关系。

1997年 失踪五年 | 211

我的表现令她高兴，于是自己也高兴了那么一秒钟，却迅速被内疚和愤恨取而代之。

第14章 | 213

我也许不愿意帮助警察，可我无法狠心让舍普赫德夫妇等待真相。

1998年 失踪五年零七个月 | 230

我一直倒，一直倒，回到了爸爸上次来这里的时候，回到更久远的时候，回到他离开家之前。

第15章 | 232

可怜而愚蠢的詹妮，被一个随时准备利用她来满足自己堕落生活需要的男人迷得晕头转向。

1999年 失踪七年 | 245

马克再也不会跟我说话了；而我，这辈子再也无法直视丹尼·肯那的双眼。

第16章 | 248

在我看来，丹尼就是恶魔，纯粹的恶魔，至于他为什么会变成恶魔，我根本不在乎。

2002年 失踪十年 | 260

说谎真容易；假装独生女，没有过去，只不过是某个只有表面、讨人喜欢的人，真容易。

第17章 | 262

她已经走了。她已经听得够多，明白查理不会回来，于是趁我不注意，悄悄走了。

2005年 失踪十三年 | 276

太多秘密。太多隐瞒。总有一天，我必须向他和盘托出，好让他明白自己爱的人到底是谁。

第18章 | 278

詹妮是一个双重的受害者。她本来期望这个人维护她，而不是杀死她。

尾声 | 297

我不知道自己在找什么。我需要的一切都有了。

致谢 | 298

1992年

花园里，我趴在一张粗糙的格子呢野餐布上，假装在看书。此时正值下午时分，阳光火辣辣地照在我的头和背上，炙烤着我的脚板底。今天学校老师要去培训，所以放假，我多出了好几个小时的自由时间。野餐布上铺着一些草，是我从草地中拔来的；身上裸露的皮肤碰到它们时，感觉痒痒的。我的头昏昏沉沉，眼皮老想耷拉下来。无论我多么努力去看，书上的字依然像蚂蚁一般爬来爬去，不肯乖乖排成整齐的行列。于是我放弃了，把书推到一旁，把头埋在了手臂里。

炎热的天气已经持续了好几个星期，把青草烤成了黄色，奄奄一息，在野餐布下噼啪作响。蜜蜂在夏日的玫瑰里哼唱。不远处有一辆割草机发出嗡嗡的鸣响。厨房的收音机里传出一个抑扬顿挫、节奏分明的女声，偶尔夹杂一段音乐，话语模糊不清。我的哥哥在屋外的墙上打网球，发出规律的“嘭嘭嘭”声。球拍、墙壁、地面。“嘭嘭嘭”。我问过他，可不可以跟他一起打。可是他宁愿自己玩，也不愿意跟我打。谁让我比他小四岁，还是个女孩子呢？

我透过手臂的缝隙瞄出去，看着一只瓢虫在一片草叶上攀爬。我喜欢瓢虫。在学校，我刚刚完成了一个关于它们的项目。我伸出手指，想让瓢虫爬上来，可是它张开翅膀飞走了。我觉得小腿有点发痒，原来是一只肥胖的黑苍蝇落在上面了。今年好像到处都有苍蝇，而且整个下午都围绕在我身边。我把头埋进更深的臂弯里，合上了双眼。野餐布散发着温暖羊毛和甜蜜夏日的气息，阳光火热，蜜蜂们唱着催眠曲。

不知过了几分钟还是几个小时，有脚步声穿过草地向我走来，每一步都踩碎

了又干又脆的草叶。是查理。

“告诉妈妈，我很快回来。”

脚步声又走远了。

我没有抬头，也没有问他要去哪里。我快要睡着了，神志不清，甚至可能已经在做梦。

等到我睁开双眼时，我知道，刚才有事发生过，却不记得是什么事。我也不知道自己睡了多久。太阳依旧高挂在空中，割草机还在单调地响着，收音机仍然滴滴咕咕，可是，少了什么东西。过了好一会儿，我才意识到，网球已经停止了跳动。球拍放在地上，哥哥不见了。

1

我不是有意去找她的。我只是无法忍受待在家里。

今天的最后一堂课结束后，我立刻离开学校，绕开老师办公室，直接走到了停车场。我的雷诺汽车已经很累了，但还是打火一次就发动了。一整天以来，这是第一件顺心事。

通常来说，放学后我不会马上就离开。我习惯在宁静的教室里逗留一段时间。有时候，我会在那里写写课程计划，或者批改作业；但更多时候，我只是坐着，凝视窗外。那种寂静，压迫着我的耳朵，仿佛身处海底深处。没有人催促我浮上海面。我不需要赶回家照顾孩子，也不用跟丈夫相会。在家里等待我的，只有伤悲，纯粹的伤悲。

可是今天不一样。今天，我受够了。这是五月初的一个温暖日子，下午的太阳把我车里的温度加热到了难以忍受的程度。我摇下车窗，然而在这种车与车首尾相连的交通高峰期里，我的车速很难带起丝毫的风。我并不习惯在这种学校车流里穿梭，双手把方向盘捏得太紧，以至于手臂生疼。我打开收音机，听了几秒钟又啪地把它关上。我家距离学校并不远，开车一般只需要十五分钟。可是，这个下午，我坐在车里吸了将近五十分钟的尾气。

到家时，屋里很安静。太安静了。我站在清凉阴暗的门厅里，侧耳倾听着，手臂上的汗毛因为温度的骤然下降而纷纷竖起。上衣的腋下和后背汗湿了，冰冰地粘在身上，冷得我微微打颤。客厅门敞开，跟我早晨出门时一模一样。唯一的声音来自厨房，是水龙头漏出的水滴，敲打在我吃过早餐后留在水池里的麦片碗上，发出滴答声。我敢打赌，自从我上班之后就没有人进过厨房。也就是说——

我无精打采地走上楼梯，经过楼梯端柱时把手提包挂在了上面。“我回来

了。”

从走廊尽头的卧室里传来一个懒洋洋的声音，算是某种回应。那是查理的房间，房门关着。我站在楼梯平台上，犹豫了一下，不知道该不该敲门。正当我决定逃走时，门把转动了。想在开门之前逃回自己的卧室已经来不及，我只得站在原地，听天由命地等着。只要听听第一句话，就知道她今天过得怎么样。

“你想干什么？”

近乎毫不掩饰的敌意。

相当地正常。

“嗨，妈妈，”我回答，“一切都好吗？”

本来只开了一条缝的房门，又拉开了一点。我可以看见查理的床铺，妈妈刚才坐过的位置处，床单稍微皱起。她仍然穿着睡袍和拖鞋，手握门把，身体轻轻摇晃，活像眼镜蛇。她紧皱眉头，竭力集中精神。

“你在干什么？”

“没什么，”我忽然觉得非常累，“我刚刚下班回来，就这样。只是来跟你打个招呼。”

“我以为你没这么快回来，”她表情迷惑，还带着一点怀疑，“现在几点了？”

说得好像她在乎似的。“我比平常早了一点。”我回答，但没有解释理由。没必要，她不会关心的。她关心的事情不多。

只有查理。查理小子。查理是她的宝贝，没错。他的房间原封未动。十六年来，没有变过分毫。没有一个玩具士兵挪过地方，没有一张海报获准被撕下墙壁。一叠折好的衣服等着人来把它们放进衣柜。床头柜上的闹钟还在转动。他的书本整齐地排在床头的书架里：课本、漫画、厚厚的介绍二战飞机的硬皮手册。都是男孩子看的书。一切，都跟他失踪那天一样。仿佛，他可以回到房间在原来的位置找到想要的东西。我想念他——每一天都想——但我恨这个房间。

这时的妈妈显得很烦躁，用手指捋着睡袍的腰带。“我正在收拾。”她说。我很想问：这个房间从来就没变过，到底有什么好收拾的？可我忍住了。房里的空气陈腐而凝滞。我嗅到一丝身体没有洗澡时散发的汗馊味和酒精消化到一半时的酸腐味，顿时一阵反胃。我只想离开，逃出屋外，躲得越远越好。

“抱歉，我不是有意打扰你的，”我在走廊里倒退着往自己房间走去，“我正打算出去跑跑步。”

“跑步——”妈妈眯起眼睛重复道，“好吧，那我不妨碍你了。”

她的口吻变化得让我措手不及：“我——我还以为是我打扰了你。”

“噢，没有的事，你爱干啥就干啥。你总是这样的。”

我不该答话。我不该上钩。通常来说，我知道自己是斗不赢她的。

“你这话什么意思？”

“你心知肚明。”她手握门把，借力完全挺直了腰杆，个子比我矮半寸——换句话说，她不算很高。“你总是来去遂心。你一直都是这样，不是吗，莎拉？”

我真该先默数到一百万来冷静一下火气的。不过，我还是把真正想说的话吞回了肚子里：闭嘴，你这个自私的混蛋。我留在这里，只不过是愚蠢的忠心。我留在这里，只不过是爸爸不希望你孤零零一个人，再没有别的理由。我对你的爱早就被你烧光了，你这个不知好歹、自怜自哀的怨妇。

而我实际说出来的话却是：“我以为你不在乎。”

“以为？你以为的事多了。你从来就不考虑别人。”

她直挺挺地从我身边走过，朝自己卧室走去，脚下却绊了一下，破坏了傲慢的气势。在房门前，她停了停：“回来时别再烦我了。我要早点睡。”

说得好像我愿意主动靠近她似的。但我还是点头表示明白。等她嘭的一声甩上房门之后，我的点头变成了缓慢而讽刺的摇头。我回到自己的房间，关上门，松了一口气。“她真让人难以置信啊，”我看着摆在床头柜上的父亲照片，喃喃说道，“你欠我一个人情，真的，绝对欠我。”

他不为所动地继续微笑。过了一会儿，我振作精神，在床底下翻找运动鞋。

脱掉皱巴巴、湿漉漉的衣服，换上跑步短裤和背心，再把浓密的卷发绑在脑后，好让脖子感受凉风，是最惬意的事情了。我犹豫片刻，又套上了一件轻薄的外套。虽然白天很暖和，但傍晚还是会冷。我抓起水瓶和手机，走向屋外，在门前台阶上享受着空气的味道，活动着僵硬的双脚。时间刚过五点，天色仍然明亮，金黄的阳光还很温暖。乌鸦们在花园里鸣叫着，彼此应和。我沿着马路出发了，一开始跑得不太快，感觉呼吸慢慢加速，最后跟步伐协调一致。我住在威尔明顿小区。这

个住宅区开发于二十世纪三十年代，是为了容纳追求田园梦想的伦敦人而建。我们家的房子坐落在一个名叫柯尔松的小湖边上，那是个死水湖，无人打理。二十多座房子背湖而立，里面的居民有像我和妈妈一样住了许多年的人，也有为了逃离伦敦的高昂房价而搬过来的新人。此时，其中一个新住客正站在自家的屋前花园里。慢跑经过她时，我羞涩地朝她笑了笑。没有回应。不奇怪。总的来说，我们家跟邻居没什么来往，就算跟那些居住时间和我们一样，甚至更长的邻居之间也是如此，或许还尤其疏远那些跟我们住得同样久的人——那些也许记得、也许知情的人。

转进主干道时，我加快了速度，想把思绪甩在身后。这一整天来，压抑许久的记忆如同死水潭里的油腻气泡一般涌到脑海表面，不断地扰乱着我的心情。今天早上11点55分，教室里只有我一个人，正在准备八年级^①的课程。有人敲响教室门；我去应门的时候，竟然没有丝毫不祥的预感，真是奇怪。外面是伊莱恩·彭宁顿。她是埃奇沃斯女校的校长，性情暴躁，十分可怕。在她身后站着一个高大的男人，火辣辣地瞪着我。过了一会儿，我认出来了，他是一位家长，事实上，他是詹妮·舍普赫德的父亲。他的脸色黑沉阴郁，我立刻意识到，出事了。

此时此刻，我忍不住又一次在脑海里回想起那一幕。我这一天都在想它。当时伊莱恩没有浪费时间做任何介绍。

“你下堂课是给八年级学生上吗？”

我给伊莱恩打工已经快满一年了，却还是很怕她，她的存在足以把我吓得舌头打结。“呃——是的，”我好不容易挤出话来，“你要找谁？”

“全部，”舍普赫德先生截住了伊莱恩的话头，接口说，“我要问她们知不知道我女儿在哪儿。”

然后，他们两人都走进了教室。舍普赫德先生不安地来回踱着步。我以前见过他，是在11月份我第一次开家长会时。那时候的他声音洪亮，表现活跃，不时冒出的玩笑话让他那位漂亮迷人的妻子爱怜地翻着眼珠。詹妮继承了舍普赫德夫人的匀称身材和搭着修长睫毛的眼睛，也继承了父亲的微笑。可是今天，我的教室里完全看不到那种微笑。他全身散发着焦虑的气息，额头上刻着皱纹，眼睛上

① 八年级：Year 8。英国学制中的小学从5岁~12岁，一共八年。

有着黑眼圈，眼神焦虑。他的个子比我高很多，但这种身高优势由于明显的忧伤而削弱了许多。他在一扇窗户前停下，斜靠在窗台上，仿佛双脚再也无法支撑身躯。他抬起头，绝望地看着我们，双手垂在身旁，等待着。

“我向你说明一下情况吧，莎拉，好让你知道发生了什么事。今天早晨，舍普赫德先生来见我，要求我们帮忙寻找他的女儿詹妮。她上周末离开了家——是周六那天，对吧？”

舍普赫德点点头：“周六傍晚，六点左右。”

我算了算，咬住了嘴唇。周六傍晚，而现在已经快到周一中午了。将近两天。这段时间可以说不长，也可以说像一辈子那么久，取决于你如何看待的角度。

“舍普赫德先生和夫人等到天黑也不见她回来，打她的手机也没人接听。他们出去寻找，沿着她可能经过的路走，却找不到任何线索。回来时，舍普赫德夫人打电话报了警，可是警察帮助不大。”

“他们说，她会按照自己的时间回家的。”舍普赫德的声音低沉沙哑，饱含痛苦，“他们说，这个年纪的女孩根本没有时间观念。他们告诉我们，继续拨打她的手机，如果她不接，就拨打她所有朋友的电话，问那些孩子的父母有没有见过她。他们说，她的失踪时间必须更长，警方才能采取行动。他们说，在英国，每五分钟就有一个孩子失踪——你能相信吗——除非他们担心孩子有危险，否则不能分派警力。他们说，十二岁的孩子不算特别脆弱，她可能会自己出现，然后说，很抱歉让我们担心了。说得好像她离家之后没有回来、没有告诉我们她在哪里是很正常的事。他们不了解我的女儿。”他看着我，“你了解的，是不是？你知道，她决不会没跟我们说一声就离开家的。”

“我无法想象她会那样做。”我谨慎地回答，心里回想着自己对詹妮·舍普赫德的印象：十二岁，很漂亮，读书很用功，总是面带微笑。在她身上，还看不出叛逆的迹象。我见过一些年纪更大些的女孩，似乎会从父母的担忧之中获得报复的快感，可是詹妮并没有那种品质。对她的担忧，舍普赫德话里传出的可怕熟悉感——失踪两天——攥紧了我的喉咙，我不得不清了清嗓子，才说得出来：“你说服他们认真看待这事了吗？”

他苦笑一声：“噢，是的。那条狗回来之后，他们就认真起来了。”